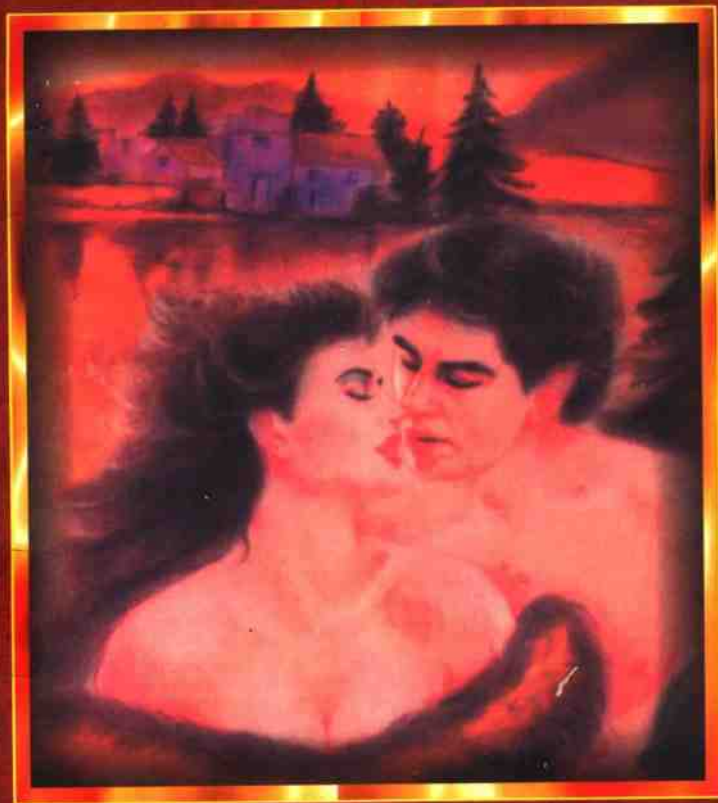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

绿野绮情

(英) 约翰·高尔斯华绥 著
周平译



他就用胁迫的方式将她拐入蛮荒的深山。当他吻她时，却使她的感情与意志之间
产生了冲突。她虽然渴望他的抚触，却明白自己必须离开他应该是让爱拥有自由。

绿野绮情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何 平 译

责任编辑：黄小林
封面设计：周 昊

绿野绮梦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何 平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240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内蒙古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04-05360-5/K·220

定价：17.80元

序 幕

1887年7月 蒙大拿州 维吉尼亚蒂

对蒙大拿州维吉尼亚市的居民而言，老式的绞刑是自从保安团于1860年成立后，这20余年不曾见过的娱乐节目。所以，今天大批的市民都盛装打扮去欣赏欧威尔被处刑。这奇观使得一个沉闷而单调的星期日下午变得热闹而有生气。

不过，欧威尔却不要这种特别的娱乐。他双手被反绑，脖子上套着绞绳，跨骑在马上。他注视着兴奋的人群，心里想着这是个疯狂的世界。欧威尔绞尽脑汁也不能明白，他的平静生活何以突然变得混乱，害自己陷入梦魇中。这样的午后，自己应该正在修理马具、固定栅栏、照顾春天刚生的小马，或是将脸色发白的小母牛自纠缠的树丛中拯救出来。是什么疯狂的命运，让他面临丑恶的死亡？

威尔抑住翻腾的怒气，不想在这群可恶的人面前失去控制。这些人热切地看着威尔，急着想听见他脖子发出的碎裂声，看到他的身体做最后的挣扎。他们没有权利如此随意地杀了他，欣赏他的死亡。这些围观者对事情的真相不感兴趣，也不在乎威尔有个家需要照顾。欧威尔的生活方式不符合一般“正派人士”的标准，因此便被认为是坏人。某一

“重要市民”控告他谋杀时，根本没有审判，他就被定了罪处绞刑。

威尔扫视全场，逐一细看他们的脸孔。当教师的伊莎曼小姐，似乎既不赞成群众也不赞成他的行为，他只和她交谈过一次，是在她拒绝让嘉蒂和爱伦入学的那一天。铁匠米约翰的阔脸上，有着一里宽的明朗笑容，大概觉得这是有趣的事。杂货店老板杜麦克则是一副严肃的样子。然而，即使他和威尔的牧场已有九年的业务往来，他仍不愿替威尔说话。唯一会支持他的朋友不在现场。老寡妇凯西认为来自爱尔兰的人，即使做了坏事，也会改过向善。嘉蒂和爱伦跟她在一起，将会很安全，老天保佑她。

“等罪名一宣布，就执行绞刑。”

贺警长大声宣布后，众人随即安静下来。

“欧威尔被发现杀害甘巴克，他是维吉尼亚的正直市民。而且他弟弟亚斯的腿，也被威尔射伤，这可怜的人终生都将跛脚。”

威尔冷笑着，他的确对这两个杂种开了枪，但他犯的错只有一项，就是没把亚斯杀死。在这可恨的局面中，巴克的死是唯一的安慰。

贺警长清清喉咙，继续宣读：“欧威尔另外还杀了和他住在一起，名叫‘多马女’的黑脚族印地安女人。”

这名字令欧威尔心如刀割，他闭上眼睛，仿佛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痛苦。美妮，他是这样称呼她的。在过去十一年里，她是他的妻子。但对这些人来说，黑脚族的婚礼不过是野蛮的仪式，而美妮也只是个印地安女人。他能看见她柔和

的棕眸、明朗的笑容、乌黑光亮的及腰长发。但是在他最后记忆里，她的长发沾满了血，两眼无神地望着屋顶，爱笑的嘴变得松弛没有生气。威尔好似再次闻到四周的硝烟味和血腥味。怒气逐渐在他心中膨胀，直似要爆炸开来。

“根据甘亚斯先生的可靠证词，证实这项罪名成立。为了维吉尼亚市的善良风气，应立即行动制裁这可怕的罪行……嗯——”

当贺警长眯着眼睛看甘亚斯为他所写的讲稿，威尔睁开眼睛。大限即将来临，威尔的内心预期地纠紧起来。

“呃……既然法官离城两个星期，我……嗯……为了维护市内的安宁，批准这次绞刑。”说完后，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警长检查威尔脖子上的绞绳是否牢牢地挂在树枝上。威尔眼角的余光看到警长的副手走到马匹的后面，准备拍打它的臀部。他的五脏六腑紧张得纠成一团，他不想死，他不想被勒死。

时间似乎过得很慢。突然他的黑脚族朋友“弯棍”说过的话浮上心头。“只有傻瓜才不怕死，只有懦夫才不能控制自己的害怕。”他不想成为懦夫，他不想让这群该死的人增加他的恐惧。

生气是威尔唯一的反应。他看着甘亚斯拄着拐杖站在人群的前面，大腿上还绑着绷带。威尔看见自己的怒气和憎恨映在他的眼中。

警长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凝视。“威尔，你有没有遗言要交代？”

“我已经说过想说的话，但你并没有听进去。”

警长清清喉咙。“好吧！我们行刑了。”

当副手拍击马的臀部时，正巧一声枪响。马向前冲时，绞绳已经断了。突然的获救让他愣了一下，热血在他耳内奔流。威尔催马快跑，直冲入呆立的人群中，他逃走时，人群分避，两旁纷纷骂着。威尔一直认为幸运是无稽之谈，但是现在他低声快速地向圣派屈克祷告，希望能持续拥有好运。

“爸！这里！”一个小女孩骑在瘦削的马上，从巷子里疾驰过来，她边骑边努力将来福枪放进马鞍袋中。”

“往这里走，爸！”

“嘉蒂！该死！怎么回……”

“这里！”

他们迅速骑向市区西边的小山丘。威尔顺头看了一下，发现追兵快来了。贺警长和其他人，至少有三人以上，正跨上马准备追来。然后因树挡住视线，就不知道情形怎样。

嘉蒂的马突然在小路上停住，威尔差点撞了上去。她从腰带上拿出小刀，看着绑住威尔两手的绳索。

“别管这些绳子，”他告诉她。“我待会儿再处理，你赶快离开这里。”

嘉蒂不理他。“爱伦！爱伦，出来！”

“噢，老天！不要连爱伦也有份！”

路旁的灌木丛里传来沙沙声，一个和嘉蒂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孩，迟疑地牵着马走出灌木丛。

“好吧，快上马吧！”嘉蒂说。“你以为我们时间多？”

“你们快离开这里！”威尔对女儿皱眉，想快点带她们去

躲起来。两个女孩有着乌黑的秀发和绿眸，像小精灵般淘气的尖下巴，左脸颊上都有个小酒窝。他边回头看边对女儿说：“快回凯西寡妇的家，留在那里！”

“没有时间，”嘉蒂大胆地说。“我们要跟你在一起。”

“该死！”

但是嘉蒂已经向前骑去。“我知道有条路可以离开这里，”她回头大叫，然后微笑起来。“你不想整天留在这里吧？”

威尔再次咒骂，但是仍跟在后面骑。反正他也没办法。爱伦骑着马跟在他身后，对他说：“这是嘉蒂的主意。”

“正如我的预料。”

他们马不停蹄地奔马了十分钟，在这期间，威尔听到追赶者越来越接近的声音。这小山丘地势太开阔，不能让他们躲藏，而且因为有两个女孩，他也不能停下来和追兵对抗。他们停马回头看小径。

“嘉蒂，带爱伦绕回市区。我再想办法逃出去。”

“不，爸爸，我知道一条路。快点过来。”

威尔咒骂美妮为他生女儿的那一刻，并且诅咒自己曾教她们要像男人一样地思考。路越来越崎岖，追兵也已在望，正快速赶上来。嘉蒂催着马进入一条小溪，这条小溪流经被灌木遮蔽的峡谷。

“这里走，爸。自从你被关在监狱里，我就到处寻找逃亡的路线。凯西寡妇还以为我像爱伦一样，在二楼坐着发愁。但我想妈一定不愿意看见我们当你被绞刑时只会哭，一点事也不做。”

峡谷变得很狭窄，如果尽头是封闭的深峡谷，他们一定没办法逃脱。追兵的马蹄声现在可以清楚地听到。

“就是这条路，走吧。”

峡谷尽头有个十尺深的瀑布，下水塘的深度可能只能承受一个人或一匹马坠落的冲力。威尔想着能逃走了，他怀疑胖胖的贺警长或其他将就凑合的追兵会愿意冒险跳水。嘉蒂得意地看了他一眼。

爱伦瞄一眼边缘。“嘉蒂！你不可能是当真的！”

“它没那么高啦。”

“这是不可能的！”

威尔打断她们的争执。“你们和追兵一起回去，警长不会对十岁的小孩发脾气。我能回去时就会去看你们。”

“当然，爸。”

她们跟凯西寡妇住总比跟他好，即使嘉蒂常缠着她撒野，这寡妇非常有钱，而且也爱这两个女孩，她将会保护她们。等威尔发现对付甘亚斯的方法后，他们一家人就能再一起生活。

如果他继续想下去，威尔知道，他一定舍不得离开她们。他告诉自己要坚强，就用脚跟踢马的侧腹，催促它前进。牝马受了惊吓，便蹒跚地掉入水中，威尔紧张得心脏像要跳出身体一样，整个世界似乎在坠落。瀑布感觉上比看起来高。他们砰地一声冲入水中。漩涡把威尔冲离马鞍，然后将他吞没。等他离开水池底、划行到水面时，看见马的四蹄在努力踢水。他浮出水面并且拂去眼睛上的水滴，就在这时候，他看见爱伦正往下跳。

“该死！”她跳进水中后，威尔很快地冲向她。爱伦浮出水面，便激动地责备嘉蒂。

“嘉蒂用棍子戳我的马！”

“离开那个地方！”嘉蒂在上面高声喊叫。“我来喽！”

威尔把女儿拉出漩涡后，脑海中立刻浮现一长串爱尔兰骂人的话。他托着女孩走向岸边，三匹马全都准备好了，正等着他们，一边喷鼻息，身上一边滴水。

“告诉你们，我知道有路出去！”嘉蒂对着父亲微笑。

“你觉得怎样？”

“我不喜欢，”贺警长对副手回道。“假如甘亚斯要我为追那个恶魔而跌断脖子，那么他最好另作打算。”

威尔一家人跳水以后，群众只能眼巴巴地勒马立在瀑布边，看着那爱尔兰人和他的两上混血儿小鬼牵着马离开小溪。

“这不算是完全失败吧。”何安伯低声说着。

“这可是打败我了。”贺警长掉转马头，向原来的路走回去。“从现在开始，甘亚斯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1

1989年11月 蒙大拿州 亚洪镇

“好吧，亲爱的玛格，我真的不知道该给你什么建议。这真是个让人烦恼的问题。在像亚洪镇这样的偏僻地方，谁会想到一个人得考虑这样一件微妙的社交事件呢？我的意思是：一个人会知道怎么和镇上那群粗鄙无文的矿工、矿主、赌徒及品性不端的女人打交道，可是该如何面对像贝莉雅一样的女人呢？”

莫玛格噘着嘴、气愤地看着她朋友。“珂妮，这就是我要问你的问题。我该拿贝莉雅怎么办？”

这时候施亨利从百货店的后面房间走出来，堵住了对这问题的回答。他对两位主妇一笑。“午安，莫太太、石太太。我可以帮两位女士什么忙吗？”

“啊，对了，亨利。”玛格打开网袋取出一张纸片。“我这里有一张清单，请你的伙计在下午稍晚时送到我家。我家里那些人得开始为明晚我办的音乐茶会作准备。希望你和尊夫人接受我的邀请。”

“潘娜正期待着这场盛会。可惜我得到兄弟会馆参加一个会议。”

“好吧，当然了，你绝不能错过你们共济会的聚会。”

玛格对珂妮使了个眼色。男人都这么没有教养。想想看，竟然可以为了兄弟会馆里一个烟雾弥漫的喧闹聚会，而放弃她的音乐聚会所提供可以提升心灵的娱乐——她来自宾州的表亲艾加将演奏高音笛和横笛娱悦嘉宾。施亨利也不会懂关于贝莉雅的事，所以玛格想等到他把注意力转到别处之后，才再继续讨论这问题。

可是珂妮对购物更有兴趣。“施先生，我听说你又进了一批新的帽子。”

“是的，石太太。这次有不少帽子。刚从海伦娜那里来的。你会在园艺用品部过去两条走道找到，就在铲子前面。容我先告退，两位女士。如果你们还需要其他东西，就请问我。莫太太，我保证这些东西会准时送到府上。”他转过身，迎向一个刚走进店里的男人——同时一阵冷风穿过打开的门灌进店里。

玛格把她的大衣抓紧一些，同时对女伴皱着眉说：“珂妮！在帮我决定拿贝莉雅怎么办之前，不准你看帽子。”

“亲爱的，我告诉过你了，我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办？”

“她是镇上体面人家之一的客人。如果我没有请她，可

能会得罪戴夫人。那我就真的为难了。”

“是啊！你会的。”

“可是如果我真的邀请她，那么就没有人会专心欣赏音乐或品尝点心了。他们都会呆呆地看着她。”

“是啊，真的会是这样。真是两面为难。看这里，”珂妮拿起货架上的一个瓶子。“霍夫兰德国素苦酒。你想这会对我的胃有好处吗？”

“珂妮，你根本没注意听我的说话，”玛格大声说。“我就是不懂一个女人为什么会想拿医药当职业。老实说，我真的不懂。这不表示贝小姐不是天生就比别人占些优势。绝不是如此。戴太太亲口告诉我说，那个女人的家庭在纽约银行界很有名。我相信如果她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女性特质上，而不是追求那些应该留给男人去做的事，她一定可以找到个丈夫。这实在太不自然了！就是这样！”

“我相信你说得对，玛格。总之你通常都是对的。”

“我跟你保证，如果她不是戴艾美的朋友，我绝不会在她身上花半点时间。但我想我得请她参加明天晚上的聚会。如果我不请她，戴太太一定会不舒服的，而我不想在戴太太的身体这么脆弱的状况下，让她感觉更不舒服。”

“我想我要买这瓶酒。平利牌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让人舒服。”

玛格叹口气。“亲爱的，就买吧。可是我们走吧，我真的得回家了。施先生！”她抬高声音，把他的注意力从其他顾客身上拉过来。“你会在今天下午把那些货品送过来吧？”

“会的，莫太太。你可以相信我会的。”

“很好。走吧，珂妮。下午的时间都浪费了。”

“可是——帽子。”

“亲爱的，你可以以后再看。真的！还有好多事得做。”

大门在那两个家庭方妇身后关上之后，戴艾美才畏畏缩缩地从园艺用品货架后面闪出身。“莉雅，我实在觉得不好意思。我为那两只老母鸡跟你道歉。当然我们明天晚上绝不会去参加她们愚蠢的音乐会。”

“喔！算了。”莉雅笑说。“我一点都不介意，艾美，所以你也不要烦恼。”

“可是听听她们说的！太可怕了，我为她们感到羞耻，还有从你来到亚洪镇就把你当成是什么动物园展示物的全镇。你好心从纽约老远过来帮助一个朋友，而我当然会期待大家认清你的慷慨、奉献和好心。相反的，他们却在你周围装模作样，当你是什么怪物。我告诉你，他们的态度实在让我生气。”

“你太容易生气了。”莉雅又笑说。“我已经习惯成为女人闲言闲语的中心了。如果她们不这么看我，我相信我反而会觉得被忽视了。”

“你的心太好了。莫玛格会说出那些事的念头真让我……让我……”

“让你的胃抽筋，还有头痛。是的，我懂。真的，艾美，这种脾气对你腹中的小孩不好。”

艾美立刻显得不好意思。

莉雅因朋友的即时反应而格格笑出来。让艾美顺从任何建议的最好方法，就是诉诸她那尚未出生的小孩的幸福。在

失去两个小孩之后，她会尽一切可能为丈夫生个活泼的健康小孩——甚至说服她少女时代最信任的朋友延迟就任新英格兰妇幼医院一个得之不易的医生职位，而跋涉到这不毛之地来照顾她。“高兴点，亲爱的。我不是在预言什么灾难，只是得让你的情绪平稳些。”

艾美漂亮地噘着嘴。“你说得倒容易。你总是能好好控制自己。你在被当成是取笑的对象时，怎么能不生气呢？”

“从我十岁时决定要作医生以后，别人就不断地说我不像个真正的女人。甚至我的父亲也认为我一定会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老天保佑他的灵魂。他对我念了克拉克医生写的一些东西，甚至要我背下他的警语中最强烈的部分。我还记得住那些愚昧的恶言——‘女人受高等教育只会制造出怪物般的头脑和发育不良的身体、异常活跃的脑髓活动和异常衰弱的消化，以及不安的思绪和便秘。’克拉克医生在这个主题上真会变得让人厌烦。”

“噫，亲爱的，你父亲真的要你念这些东西？”

莉雅没有恶意地笑笑。“这些、还有更多其他的，老天保佑他！我已经忍受了几乎每个亲友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还有医科教授和同事，说什么女人的智力有限，以致无法了解医学的复杂性，她们缺乏勇气和判断力，太紧张、容易激动、会陷入不能掌握的歇斯底里状态。”

“胡说八道！”

“当然是胡说八道。可是你知道，一个人可以习惯于这种态度，而还能继续为完成自己的目标前进。容许别人的偏见让你沮丧不安，实在是没什么意义。”

“反正我很高兴维斯不是那么心胸狭隘。当我建议邀请你来时，他真的很乐意。”

“维斯会乐意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要求拿一只非洲猴子来照顾你，而他会移动整个地球来让你高兴。”

艾美笑了。“也许吧。但是我相信他认为你比一只猴子更有资格照顾我。”

莉雅私下对这点有点疑虑。

“说起维斯，艾美，我们答应过他二十分钟后一起喝杯热巧克力。如果你想看看做育婴室窗帘的布料，我们最好开始看了。”

“是啊。”艾美叹道。“我只是被那两只老怪物弄昏了头。可是，在我需要他的时候，施先生跑到哪里去了？天知道他把答应给我的那疋印花棉布放到哪里。”

当艾美去找店老板时，莉雅在货架间的走道闲逛，享受那种似乎总充满在这种店里——不论是在拥挤的纽约市或者蒙大拿所在的西部原野——的混合气味。皮革温暖的气味、打开的糖罐散放出的甜香、烟草和新木头刺鼻的香味。角落里一座镍板面的火炉加上一点烧木头的烟，散发出淡淡的热气，刚好足以缓和十一月的寒冷——直到某个人穿过门，带进一阵冷冽的空气。

百货店里从女人装饰用的小玩意到金盘子，从厨具到锅子、圆锹应有尽有。墙上的货架堆满各种罐头食物——奶粉、水果和肉类。木桶里装着糖果，和一些从比较温暖的地方运来、看起来不是很好的蔬菜。结帐柜台后面则是一堆治疗每一种疾病的成药，照着字母顺序整齐地排列，从八月花

苦酒到惠康特效药。莉雅不悦地看着那些形形色色的瓶瓶罐罐，和它们的标签上那些的药效广告。她在纽约执业时，已经看过这些高酒精成分，甚至有时包含镇静药成分的补品如何为害那些天真的男女，他们依赖这些东西来对抗“神经紧张”、胃的毛病，或一般的病痛。

“贝医生，我们的药品不少。”施亨利骄傲地指着那一堆瓶罐。

“你们有的真不少，施先生。可是我可能不太会用‘药品’这个字眼来形容这些偏方。它们的坏处多于好处。”

这位店老板似乎被她的直目而视吓到了。莉雅发现到，很多男人会被一个敢和他们目光相对的女人吓住——可能因为他们太不习惯这种情况。

他勉强地清清喉咙。“可是——嗯——盖医生和资深的崔医生总是会要病人来买这些药。那些医生似乎不太同意你的看法，小姐。”

店老板的声音里有那种莉雅已经习惯了、故意纡尊降贵的意味。她只是笑说：“你可以带我去找戴太太吗？看来我们走散了。”

“戴太太在后面的房间里看一疋印花棉布，你要我带你去吗？”

“不了，谢谢你。我就逛一逛，等办完事。你可以告诉她，我会在你那批新进的帽子那边。”

“遵命，贝小……嗯……贝医生。”

莉雅没有办法不看看那些帽子。对帽子的热情是她容许自己保有的少数几样女性癖好之一。当一个女人选择科学、